

圣武宰相

SHENGWU ZAI XIANG

伍子胥

春秋名相系列
朱秀君 著

昭关七日，须发如霜。

弹铗悲号于历阳山中。渔父偷济。

史黜舍身，吹箫乞食于吴都梅里。

使专诸刺王僚，命要离诛庆忌，图报父兄之仇。

五战入郢，令楚王仓皇去国。

一战败越。

捕勾践入吴为奴。将孙武。

玉成千古名将。创舟师。

堪称海军之父。

为吴国立下旷世之功，却被逼自刎。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圣武宰相

伍子胥



ISBN 7-309-06000-0 定价：25.00元

吴越争霸春秋——伍子胥与夫差

伍子胥：春秋时期吴国大夫，楚国伍奢之子。因父被杀，逃往吴国，后帮助吴王阖闾夺位，成为吴国宰相。后因与夫差意见不合，被赐死，尸体投入江中。传说其灵魂化为鱼，故有“鱼腹藏书”之说。
 伍子胥与夫差：春秋时期吴国的一对冤家。伍子胥辅佐阖闾夺位，后帮助阖闾之子夫差夺回王位。夫差因伍子胥多次进谏，最终赐死伍子胥。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武宰相伍子胥/朱秀君著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06. 3
(春秋名相系列)
ISBN 7-80206-234-9

I. 贤... II. 朱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2989 号

书 名: 春秋名相系列——圣武宰相伍子胥

作 者: 朱秀君
责任编辑: 温 梦
装帧设计: 红蚂蚁工作室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
邮 编: 100062
电 话: 010-67078234
传 真: 010-67078255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630 千字
印 张: 26.25
版 次: 2006 年 3 月 第 1 版
印 次: 2006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80206-234-9
定 价: 134.00 元(全三册)

目录

第1章 (1~4)

■ 楚王贪色 ■ 阴谋霸占太子妃 ■ 熊建惧死 ■ 暗通齐晋引祸端

楚平王闻听孟嬴有旷古之色，面颜潮红，讷讷半晌方道：“寡人枉自为王，与绝世美人无缘，可叹虚为人生也。”

费无极道：“大王既慕孟嬴之美，何不自取之？”

伍子胥命要离护卫太子熊建连夜逃往宋国……

只见伍奢大嚎道：“昏王丧绝人伦，天将灭楚矣！”以头触槛，吐血数斗而亡。

第2章 (5~8)

■ 昭关七日 ■ 须发如霜弹铁悲 ■ 亡命奔吴 ■ 渔丈偷济史鹤死

东皋公经过关卡，见许多路人围观伍子胥之图形……捉获此人者，楚王赏粟五万石。

伍子胥取铜镜照之，须发及眉毛俱白如霜，掷镜于地嚎啕哭道：“子胥大仇未报，须发已白，苍天不佑我也！”

伍子胥朝渔丈人拜了四拜，弃舟登岸，径往东南方向逃去。

那人正是史鹤，见追兵至，恐自身被辱，怀抱伍子胥衣袍纵身投入濑溪。

第3章 (9~12)

■ 号歌梅里 ■ 姬光结交伍子胥 ■ 决战鸡父 ■ 三千罪囚败七国

伍子胥沿街行乞，思及千辛万苦逃奔吴国，椒丘又死，投靠无门，要离、专诸又无寻处，心生悲凉，便手捧沥镞宝剑，沿街击铍唱道……

公子姬光言毕跪地顿首，大恸不止。伍子胥慌忙跪伏相搀，亦歉歉道：“公子勿悲。子胥愿助公子复位，但公子亦当助子胥复仇。”

伍子胥命三千罪囚攀崖杀人楚军右营……营内尸横遍地，鲜血流满山下的沟溪。

孙武道：“鸡父一役，击败七国之师，乃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之举。我之兵简，又添新篇矣。当贺，当贺！”

第4章 (13~16)

以命酬友 专诸孤掌刺王僚 干将铸剑 莫邪舍身入洪炉

专诸只穿了一件遮裆的短袴，奉盘膝行至吴王僚席前……另一手疾速自鱼腹中抽出一柄短剑……直穿王僚袍内三层铠甲，透脊而出。

恰巧吴公子夫概来探视干将铸剑，闻听莫邪劝夫逃遁，勃然大怒，斥命甲士道：“此妖女褻渎神灵，使天怒而精铁不化，与我杀其祭天！”

莫邪绕炉而奔，无处可逃，情急之下纵身投炉而死。

第5章 (17~20)

丧妻自残 要离乘勇杀庆忌 申饬军纪 孙武演阵斩二姬

要离道：“臣请大王罪臣，断臣之右手，并杀臣之妻。臣诈逃而奔庆忌，其必不疑矣。”

要离边言边持短矛行于上风……这一矛人借风力，好不厉害，庆忌又无铠甲，矛尖直透心窝，穿背而过。

阖闾高坐台上……目睹欲斩二姬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慌忙俯首对身后伯嚭道：“卿速传寡人命，请孙武赦二姬不死。”

第6章 (21~24)

薄情违誓 囊瓦贪贿起兵戎 火攻养邑 三路大军入豫章

当夜胜玉留苾蔚宿于闺闼，同覆锦衾，相抱而眠……至鸡鸣，二人酒醒，遂癫狂万状，云雨反复……

胜玉见苾蔚尽饮鸩酒，惨呼一声“夫君”，扑奔过去……

伍子胥命兵士登上木楼，将所饲之鸡尾缚上油棉，点着火朝城内投掷

……风火燎天……叛兵死伤无数。

伍子胥仰首喊道：“毅儿，你承祀专氏的香火。善克敌之将，当善于自保……孩子，千万保重矣！”

第7章 (25~28)

25 吴军入郢 26 楚昭王仓皇去国 27 掘墓发棺 28 伍子胥答尸三百

熊轸嗫嚅道：“娘娘，我怕，我怕吴军要杀进郢都，伍子胥报仇来矣。他们要杀我。他们要杀王夺国！”

孙武率吴军乘竹筏进入纪南城，方立于城头，吴兵来报：“禀报大将军。伍子胥将军已攻占麦城。郢都已沦入大水，楚王率百官弃城而逃。”

伍子胥一见熊居之尸，顿时怒发冲冠，手执铜鞭道：“我欲为我父兄及冤死奴工、楚国百姓惩此昏王，答其三百。你等为我数之。”

第8章 (29~32)

29 申胥哭廷 30 秦哀公发兵救楚 31 艳妇疯狂 32 戏阉奴阴阳颠倒

申包胥不吃不喝，倚卧宫墙号哭七日七夜，泪水已尽，从眼角迤下的是两条干涸的血痕……凄惨恻绝，闻者疼心裂胆。

嬖臣领命而去。不一刻，秦公子嬴蒲、嬴虎入见哀公。秦哀公命道：“寡人命你二人将为，率兵车五百乘，随楚使申包胥救楚。”

紧接着发出一声酣畅的欢叫……

第9章 (33~36)

33 孙武归隐 34 劝子胥诛杀伯嚭 35 阖闾伐越 36 奔越国范蠡蒙难

孙武叹道：“暑往则寒来，春还则秋至，盛极必衰，高功自毙，人神莫反矣。”又道，“我劝子胥兄功成身退，可保自全也。”

阖闾一个不留神，右脚大趾被灵姑浮一戟砍中，惨叫一声倒于车下。

吴军退至中途，姬山已毙命……

天将晓，阖闾气促，目不视光……沉沉睡去，不复苏醒。

第10章 (37~40)

❶ 芭罗立誓 ❷ 伯嚭选秀媚夫差 ❸ 纳巫养殃 ❹ 宓娇通越困子胥

女巫开启鱼钥……一见西施、郑旦二人小腹之上“点宫”尚在，大吃一惊。再瞅，范蠡蜷曲面壁而卧，衣衫及发须皆血……女巫惨嚎一声，弃刀倒毙。

文种读罢范蠡信简，连夜入宫进谏勾践罢兵。勾践闻言怒道：“寡人伐吴之志已定，你竟然胆敢崇吴贬越，怠我军心！”命武士道，“替寡人押下，砍掉！”

第11章 (41~44)

❶ 率军伐越 ❷ 夫椒大捷攻会稽 ❸ 范蠡用计 ❹ 勾践夫妇沦吴奴

吴王夫差手按宝剑立于中军王舟之上……述道：“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，吴夫差命子胥为大将军，率水陆之师十万，与越勾践会战于太湖夫椒……”

越王勾践闻谍人来报，吴军分三路入越，进攻越都会稽，顿时瘫软……

范蠡道：“臣请大王许臣随大王入吴为奴，留文种、诸稽郢于国内……臣谏大王降吴，乃缓兵之计矣……争取时间，自励图强，异日复国灭吴。”

勾践立于舟头，见越国山河渐远，无限悲怆，引吭歌道……

第12章 (45~46)

❶ 尝粪问疾 ❷ 夫差有心赦勾践 ❸ 伯嚭出谋 ❹ 子胥奉诏使齐国

勾践叹道：“夫差不死，必信伍子胥之言欲诛我君臣矣。寡人复国之愿，今生难酬也。”

范蠡道：“大王明日入宫问疾，求其粪而尝之，贺其痊愈之期……如此，我君臣生还有望也。”

……夫差闻言称善，复书诏令，命伍子胥明日离都，出使齐国。

勾践泪流满面，依恋不舍。夫差亦动以真情……

范蠡待勾践夫妇入车坐稳，方牵马执鞭，驭车南行。

第13章 (47~48)

未雨绸缪 子胥以子托鲍息 报效桑梓 西施忍辱媚吴王

伍子胥长叹一声，潸然泪下，对鲍息道：“老夫此次回国，当犯颜强谏吴王灭越。我料吴王定不从谏……我死后，伍封当投奔齐国，请贤侄庇护。”

西施迎风展转歌喉，纵情歌唱。倡优皆摇头晃脑，奋力鼓琴吹奏，以为奉和。夫差闻见歌唱声，风啸声，乐器声，浪涛声融和一体，西施如痴如狂，不禁失声叹道：“仙乎，仙乎，宁忘怀乎？”

夫差紧紧抱住西施，已自泪流满面……

第14章 (49~50)

子贡周全 勾践附吴伐齐国 华元解梦 夫差信馋斫忠良

文种对勾践诉说夫差听伍子胥之言，怒越集兵训武，欲起师灭越……吓出一身冷汗……

夫差闻文种之言，深受感动，叹道：“勾践对寡人如此忠心赤胆。寡人几乎听子胥之言，起兵灭越，错诛忠良矣。”

伯嚭心念一动，想到华元性倔，何不使其为大王解梦，以言语恶大王，再使大王诛之？只要华元一死，伍子胥便折其一臂，再诛伍子胥易事矣。

第15章 (51~52)

伯嚭告许 沥镬无辜戮子胥 范蠡划策 勾践有幸灭夫差

伯嚭道：“伍子胥既将其子托齐，必有弃吴投齐之志。伍子胥若率齐军攻吴，大王愿效勾践为齐奴乎？”

伯嚭一言犹惊雷炸耳，夫差激凛而起，喝叫道：“取沥镬剑来！”又大笑道，“当年伍子胥咆哮王廷，拔此剑欲杀勾践，今日寡人以此剑赐其死矣！”

越王勾践随大军进入吴都姑苏，居于吴王宫中。焦奢遣人来报，已斩吴太子姬友，生擒伯嚭……已将夫差围困于胥元山。

夫差见大势已去，对闵绅泣道：“寡人死后，你用衣袍将寡人覆面而葬。寡人已无颜面去见地下的伍子胥矣。”言毕，拔剑自刭。

第

1

章

1 楚王贪色

3 熊建惧死

2 阴谋霸占太子妃

4 暗通齐晋引祸端

楚平王闻听孟嬴有旷古之色，面颜潮红，讷讷半晌方道：“寡人枉自为王，与绝世美人无缘，可叹虚为人生也。”

费无极道：“大王既慕孟嬴之美，何不自取之？”

伍子胥命要离护卫太子熊建连夜逃往宋国……

只见伍奢大嚷道：“昏王丧绝人伦，天将灭楚矣！”以头触槛，吐血数斗而亡。

1. 楚王贪色

楚国东鄙古城棠邑，位于江淮之间，南邻吴国，北近齐、鲁，可谓鸡鸣闻二国，犬吠震三疆。南来北往的商贾，无不由棠城济淮渡江，使得小城繁华无比。城中多有酒馆客栈，街间行人接踵，车马喧嚣。南门城楼下便是滁河，循百级石阶下至河边，便是一座以数十只木船搭成的浮桥。行人车马将由浮桥通达南岸。一俟战事，撤去船只，浮桥不存，这条百寻滁河更成了棠城的天然屏障。

这日浮桥上车马行人十分拥挤，守城的兵士手持铜戟从城楼上奔下石阶，伫立于浮桥边上怒叱。这时打桥南走来一个身長九尺的大汉，短窄褌不袴，跣足不冠，怀抱一柄插着草标的长剑，一边吆喝着“贾剑乎，贾剑”，走进棠城南门。

城中大街上突然奔来一队车马。十数名持戈荷戟的楚国兵士押着一乘槛车迎面而来。槛车中囚住一个矮壮的中年汉子。这汉子被铁链锁住手脚，一颗毛发稀疏的脑袋卡在槛笼的外面，一双喷射怒火的小眼睛不停地朝两旁的行人张望。当这汉子瞅见那个抱剑的汉子，突然发疯似地喊道：“我不走！我不回吴国，要死就死在楚国。”又叫，“我要离恁做楚国鬼，不做吴国囚！”

自称叫要离的汉子一边叫喊，一边发疯似地在槛笼中挣扎，企图用脑袋去撞击槛笼，却怎么也挣不脱铁链的束缚，只得更加愤怒地狂叫：“我不回吴国，我不回吴国！”

这时一乘双马辎车由南向北驰来，正与兵士押解的槛车在城门口相遇。兵士挺戈叱咤驭者。这驭者毫无惧色，拨开戟戈跳下车来。兵士们见此人身长一丈，腰阔十围，眉广盈尺，双目如炬，不由得退开来，让这大汉朝槛车走去。

大汉走近槛车，问车中囚人道：“你叫要离，是吴人？”

要离道：“小人要离，是齐人，非吴人也。”

大汉又问：“因何囚你去吴国？”

要离道：“齐人伐郑，我父兄皆亡。小人逃至吴国，贾身为奴。小人不堪邑主欺凌，击杀邑宰逃奔至此。今有吴人追缉，故而楚兵槛小人归吴问罪。小人无罪，实不甘死于吴国矣！”

大汉又问：“杀人者偿之以命，何谓无罪？吴人索你问罪，无冤矣。”

要离道：“差矣！邑宰贪淫好色，欺男霸女、滥杀无辜而无罪。我图自保而杀邑宰，何罪之有哉！小人别无他求，请予我速死，实不愿死于吴人之手也。”

大汉手握剑柄仰天大笑，笑毕对要离道：“你诛孽自保无罪矣。你且勿躁，我救你。”转身对守城兵士叫道，“城领何在？”

一位身穿铠甲的守城将官奔下城来，朝大汉顿首道：“小官城领，谨听二爷吩咐。”

大汉道：“你关闭城门，勿容吴人与槛车出城。”

城领应诺，命守城兵士下闸关闭城门。大汉执轡驱车，狂奔而去。

这大汉不是旁人，正是棠城邑宰伍尚的弟弟伍员，字子胥。伍尚、伍员皆为楚国太师伍奢之子，棠邑乃伍氏的封邑。伍子胥鞭马驱车赶到伍府跳下车来，把车马交给府中家奴，直奔兄长伍尚的书房。

伍尚正于书房临牖读简，伍子胥进门便大声责问：“大哥，你为何将齐人要离遣予吴国？”

伍尚弃简道：“要离乃吴国的罪人。吴人索归治罪，我岂能袒护。”

伍子胥道：“要离是齐国人，今又羁于楚，吴有法而不能治矣。今若遣要离归吴，必死也。”

伍尚剪臂踱步，叹道：“吴国强悍，连年屡犯楚境。我棠邑与吴地毗连，今遣要离，我乃不愿罪吴也。”

伍子胥撩开袍衫，双膝跪倒，双掌接指平放于地，把脑袋顿在手背上说：“弟睹要离乃壮士也，不忍吴人屈杀壮士。弟请大哥释要离，勿悲天下壮士。”

伍尚见伍子胥顿首，大惊失色，慌忙伸手搀起伍子胥，边道：“区区吴奴，愚兄释之便了。”

伍子胥谢过兄长伍尚，即命家奴传伍尚之命叫来要离。要离见伍子胥并不跪谢，拱手道：“二爷救要离一命。要离的命自今日始，便是二爷的了。要离愿为伍府家奴，为二爷执鞭驭车。”

伍子胥大笑道：“伍员一不用你为奴，二不用你驭车。壮士为我府中壶士，如何？”

要离闻言一愣，只见他双眼潮湿，突然伏地稽首，头颅触地咚咚有声。伍子胥慌忙双手扶起要离，感慨道：“要离，你果是一条血性侠士！”扭头命家奴置宴摆酒，与要离把觞畅饮，情同挚友。

要离身高仅六尺，瘦弱且矮矮，惟有项上那颗长了几根根黄毛的脑袋奇大。伍子胥并不小觑要离，常与其共席而食，以客礼待之。

伍子胥具扛鼎拔山之勇，经天纬地之才。少时习德、行、艺、仪及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之五礼，后习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六艺皆精，尤喜射、御。稍长，便荒疏六书^①、九数^②，殫于御、射。子胥出生三日，其父伍奢便背负子胥举行射仪，期望子胥保家卫国守御四方，子胥果不负父望。

子胥每日晨起，必练御车射箭。要离亦是相伴左右，不时为其牵马检车立鹄拣矢。要离十分钦佩伍子胥的武艺，总是一旁瞪目傻乐。

子胥中途小歇，一边接过要离递过的浆水饮罢，对要离说道：“御有五御。一为‘鸣和鸾’。驭车而起，能使衡上之鸾和边轼之和（铃）齐声共鸣。二为‘逐曲水’。驭车循河曲折而驱，而不覆车落水。三曰‘过君表’。遇障无阻，迅即而驰。四曰‘舞交衡’。于叉道上回轳转弯，旋驰自如也。五为‘逐左’。征战时，能利用车辆拒挡敌兵，利于射击。”

要离道：“善五御者，乃二爷矣！要离亦闻射亦有五射，不知其详。”

子胥道：“五射者，为白矢、参连、剡注、囊尺、井仪矣。透鹄而出，重在弓力，为白矢。参连者，乃连珠箭法，一箭射出，能接连两箭连发而中，重在其速。矢入箭鹄，羽颈高，箭头低，其曰剡注，重在力猛劲锐，穿物而

① 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。

② 指方田、粟米、差分、少广、商功、均输、方程、赢不足、旁要之九种算术及运算方法。

过。襄尺者，即与君同射，臣不可与君并立，须后退一尺，重在品德。井仪为连射四箭，于鸽中呈‘井’字形，重在准确。善五射者，乃神射也。”

伍子胥欲与要离较射，要离只会使剑。要离道：“二爷以客礼待要离，要离不敢居以壶士。要离甘为二爷家奴。奴安敢与主较技，请与家奴竞较。”子胥也不强求，命家兵操剑与要离比试。要离并不执剑，取竹枝一根，握于手中，嘱二十名家兵齐攻。家兵们挥剑围击要离。只见要离闪腾挪退，手中竹枝戳戳点点，家兵们手中长剑竟然接二连三地脱手落地。一阵丁当，地上散落了二十只长剑。那二十名家兵尽皆捂住受伤的右腕，呆立一边。要离抛掉竹枝，拱手一圈，连声告罪。

伍子胥一旁看得真切，要离的竹剑迅速准确地一个个击中家兵们执剑的右腕，致使兵器脱手，心里夸赞要离神剑。子胥庆幸自己得识要离，待之更为亲近，将府中一俊俏女奴允予要离为妻。要离坚辞不纳，子胥也只好作罢。

这日子胥驱车去棠邑西北盘石山打猎，要离悬短剑随从。二人猎一鹿，正欲下山，只见山下走过一个腰悬长剑的大汉。那大汉短袂攘襟，脚穿草鞋，边行边歌道：

呦呦鹿鸣，
食野之苹
王得壮士，
鼓瑟吹笙。

呦呦鹿鸣，
食野之蒿。
王有壮士，
德者孔昭。
视民不佻，
君子是则是效。
王有旨酒，
壮士式燕以教。

呦呦鹿鸣，
食野之芩。
王有壮士，
鼓瑟鼓琴。
鼓瑟鼓琴，
和乐且湛。
王有旨酒，
以燕乐壮士之心。

那大汉边歌边朝着山下湖边的小镇走去。

伍子胥瞅住消失在山道上的大汉，思念起远在楚都郢城辅佐太子熊建的父亲伍奢，竟不知那大汉所歌何意。要离却在一旁讷讷道：“二爷。他是吴国人。我能断言，这是一个吴国的谍人。甬瞅他穿着越国的短襟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吴人。”

伍子胥吃了一惊，不解地反问：“你咋知道他是吴国的谍人？他跑到楚国的东鄙何为？”

要离道：“二爷，你有所不知。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，依次为诸樊、余祭、余昧、季札。寿梦死后，诸樊继王位。不久前诸樊也死了，余祭和余昧也亡故。按吴国王室之规，当立季札。季札不愿为王，远走列国。余昧之子姬僚登了王位，便是当今的吴王僚。诸樊的儿子公子姬光善武，王僚用以为将。公子姬光心有不甘，因按吴国王室的规矩，吴国的王位应该是他的。王僚强梁好勇，其同母兄弟掩余和烛庸掌握兵权，其子庆忌又是以一当百的勇士，公子姬光难以与王僚争位。我听说，公子姬光不甘心，暗遣心腹四出列国寻访豪杰死士，图谋诛杀王僚夺回王位。”

伍子胥听了要离的话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你说的有些道理。不过，你我肚腹饿矣。我们下山。王旨有酒，壮士燕乐以邀也！”

山下的小镇傍临湖泊，名曰“士林”，有七八百户人家。因是齐、鲁、郑、楚、吴诸国的交通要道，镇上居民十之八九以商贾为业，酒馆间栈甚多。伍子胥和要离进了士林镇，便见前面围了一圈人，中间一个粗壮浓须大汉揪住一人的发髻挥拳欲打。这时一老嫗打巷口蹒跚而来，一边喊道：“诸儿，勿与人打斗！”只见那浓须大汉闻声应了声：“喏，娘。”撒手放了那汉子，又道，“我听我娘的话，今个饶了你。下次你再欺行霸市，撞见我，揭了你的皮！”

那汉子抱头鼠窜而去。那浓髯大汉亦自走至巷口老嫗，温顺如羔羊一般，搀起老嫗进入巷子深处。

伍子胥目睹方才情景，感慨道：“此人孝子也。夫屈一人之下，必申万人之上也。”

要离道：“二爷既服其人，何不访为友？”

伍子胥说声“诺”，命要离寄下车马。打听得那浓须大汉名叫专诸，家中仅有七旬老母，其父早年伐齐战亡，专诸靠伐薪卖柴捕鱼打猎营生。伍子胥吩咐要离买了果品提了，自己扛了鹿，二人循巷寻到专诸居所。

这是一座傍倚高墙大宅的土垣茅舍，十分破陋。伍子胥将鹿放在院门旁，扑打扑打袍衫，恭敬地叩响柴扉。须臾，打里面走来一个大汉。伍子胥隔着柴扉瞅见那大汉袒胸裸臂，满脸的落腮连鬓黑须，头发在顶上挽了个大髻，用一根竹枝别住，两条连接一字的眉毛下面闪烁着一双奇大的眼睛。伍子胥暗自赞叹，“好个壮汉猛夫！”

开门的壮汉正是专诸。专诸朝伍子胥、要离揖礼道：“专诸待慢贵客，请二位爷宽宥。”


伍子胥拱手还礼道：“专诸兄万勿谦疚。伍员伍子胥告扰。”扭头瞅住要离道，“此君名要离，伍员友也。”

要离于子胥侧旁施礼，专诸亦施礼相还。专诸礼毕，躬立于门侧道：“请两位哥哥高抬一步，入寒舍说话。”

专诸侧行引导，将伍子胥、要离二人让进舍内。三人重新施礼。

要离道：“子胥兄方才于街间目睹专诸兄仗义惩恶，感专诸兄事母至孝，特来拜访。子胥兄乃太师伍奢之次子，棠君伍尚之弟也。”

专诸表情木讷，并不言语。躬身替伍子胥、要离奉上浆水，方道：“二位兄弟欲与专诸结交，专诸乃贫贱卤夫。专诸不敢应允，当禀老母矣。”说罢去内室，不一刻搀老母出。



伍子胥、要离顿首施礼。老母向专诸道：“既有友至，何不置酒相待？”言毕结衣绾袖，巍巍下厨炙鱼煮肉。

伍子胥命要离取鹿，交与专诸。专诸亦不道谢，操刀剥皮净肉，提去厨下让老母炖煮。

席置。专诸执觥道：“专诸乃山野粗人矣。蒙二位兄弟高看，请开怀放量。”

伍子胥道：“方才目睹专诸兄行侠好义，不啻为豪杰，亦为世间难得的孝子。伍员今得兄为友，大幸也。伍员愿与专诸兄手足相待。”

专诸见伍子胥所言至诚，亦十分感动。三人尽兴而饮，通宵达旦。次日伍子胥、要离告辞。专诸以鹿皮包裹了两只鹿腿，欲予伍子胥带去。伍子胥坚持不受。专诸老母亦来劝受。伍子胥伏地顿首道：“伍员请专诸兄留鹿肉佐酒，求老娘留鹿皮为褥。此乃伍员之孝心也。若不受，伍员不起。”

专诸母子感激涕淋，将伍子胥搀起，收下鹿肉鹿皮。伍子胥又取黄金一镒，墩于木桌，方与要离登车。

老母见客人去远，对专诸道：“我儿以为伍员若何？”

专诸道：“伍子胥重义疏财，纳友不分贵贱，乃当世豪士也。”

老母叹道：“差矣！圣人言，贫不可役富，贵不可临贱，疏不可间亲。伍子胥乃太师之子，棠君之弟，你乃捕鱼伐薪之夫，何匹为友？伍子胥待你恩重，你何以报答？”

专诸半晌方道：“朋友相交，何计亏输？”

老母斥道：“愚子不教矣！依我言，你当与伍子胥断交。不然，异日你当予之以命也！”

2. 阴谋霸占太子妃

楚平王熊居长子熊建，字子木，乃蔡国郟阳夫人所生。熊建年长，平王立为太子，命连尹伍奢为太师、大夫费无极为少师、将军奋扬为东宫司马，共辅熊建。费无极媚于平王左右，纵王淫乐，潜杀令尹斗成然。熊建厌恶费无极，对其行为不满，疏而远之。费无极惧熊建异日登位，必诛杀自己，便设谋离间其父子。

一日。费无极见平王与嫔姬饮乐，进言道：“太子已年长，大王当予婚娶矣。”

平王问道：“卿以为何国女子可聘？”

费无极道：“臣以为，大王欲为太子行聘，莫如秦女。臣纵观天下大势，南有吴，西有秦，北有晋，东有齐，皆强国也。吴、晋、齐三国屡犯楚境，能睦楚者，惟秦国矣。楚与秦连姻，两强相合，何惧他国？楚势一张，大王图霸中原不远矣。”

平王不知费无极另有所谋，大声赞善。即命费无极出使秦国，为太子熊建求婚。

太子熊建得知消息，惧费无极之阴，遂与师傅伍奢商议。伍奢思谋道：“大王命太子婚聘，不得不从。费无极乃奸佞小人，亦不得不防。我今书一简致次子伍员，命他随从使秦，以防不虞。”

太子熊建称善。伍奢即刻濡墨书简，函封了命兵士乘快马辇传，星夜送往东鄙棠邑。

函简送达棠城，伍子胥与要离行猎未归。伍尚读简，心急如焚，于书房踽踽独行。恰好家臣禀报：“大爷，二爷归来矣。”

伍尚急道：“即刻传他见我！”

伍子胥桑弧未解，即随家臣来见兄长伍尚。

伍尚道：“父亲有简自郟城来，你且阅之。”

伍子胥读了函简，笑道：“太子婚聘，父亲命我随使人秦迎娶太子妃。大喜之事，兄长何故愁眉不展？”

伍尚道：“那费无极乃奸佞之徒。此次楚王命他出使秦国迎聘，父亲又命你随使，分明是太子与父亲对费无极有备。太子婚聘，实乃祸福难料矣。”

伍子胥闻言一怔，问：“以兄长之见，子胥此行当以何为？”

伍尚道：“你乃一匹夫逞勇，能有何为？”又道，“你途中小心，勿使太子妃有恙，即尽职矣。如有不虞，非你力所及也。你当面禀太子与父亲大人，不日我亦将赶奔郟都，与父亲共辅太子。”

伍子胥匆匆与妻子作别，又嘱告要离：“我走后，你务必时常代我探望专诸与老娘。其粮米财货，勿使匮乏。”见要离应允，方才驱车登程。

伍子胥取道郑国，趋近往楚都郟城趲行。这日傍晚，行至一山之麓，山野荒蛮无人，只见山脚林中有一茅舍。子胥人马俱乏，便停车放马。马儿于

林中寻草自食，子胥亦觉着腹中饥渴，便敲打柴扉欲讨浆水。敲了半晌，无人应答。子胥无奈，只得推门而入。舍内无侈物，傍壁一榻，上铺草席。壁角置一釜一水瓮，子胥捉瓢一阵狂饮。饮罢方见舍中石桌之上有简，遂捧而读之，大惊失色。

简曰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：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将，五曰法。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矣。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。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法者，曲制、官道、主用也。凡此五者，将莫不闻，知之者胜，不知者不胜。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，曰：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……

伍子胥读了一篇，击石叫道：“著此简者，不啻天下之兵圣也！”

只听舍外走来一人，大声诘问：“何人在舍内喧哗？”

伍子胥慌忙弃简而立，朝来人一躬及地，道：“棠邑伍员告扰，请先生恕罪。”

来人躬身还礼。礼毕抢前一步执伍子胥手问：“壮士可是棠君之弟子胥兄否？”

伍子胥道：“正是鄙人。请问先生名讳？”

来人道：“我乃齐人孙武也。”

伍子胥惊问：“先生是齐国名将田氏之后孙长卿乎？”

孙武拱手道：“长卿不才，有辱先人。”

伍子胥道：“长卿兄自谦矣。兄之兵论，子胥方才拜读，如见苍穹霹电。子胥今日有幸得识先生，可喜可贺也。”

伍子胥去车中取来肉干和清酒，与孙武共席欢饮。酒过三巡，伍子胥问道：“长卿兄因何不在齐国，居此郑鄆山野？”

孙武长叹一声，把陶觥墩于石桌，手拈须髯说道：“孙武家居齐国乐安^①，自幼尚兵好武。先祖乃陈国公子完，逃奔齐国，在齐桓公手下为工正小官，后改姓田氏。衍至四世先祖须无，已官至上大夫。我祖父田书，字子占，乃无字之弟，为齐景公赐姓孙，自此便与陈氏分开，另立宗族。祖父田书乃齐国名将。齐景公二十五年^②，齐军伐莒，祖父率齐兵夜攻纪鄆城垣。六十死士缒登中途，缒绳被莒兵斫断。祖父乃随机应变，命城下城上齐兵齐声鼓噪虚张声势，致使莒公不知虚实，弃城而逃。纪鄆一战，祖父攻敌不备出其不意，兵不血刃而夺城败敌。景公故封乐安予祖之采邑，并赐姓孙氏。我父孙凭，在我出生之时值乱世之际，人心思定，为我取名孙武，期我以武安邦定国。我自幼喜射御，又极喜兵阵击敌，苦学二十余载，却不能为国君所用。孙武空负大志，流浪列国，凭吊旧时战场，研辨先人战术谋略，聊以著简自慰矣。”

孙武言及此，已是悲泪横流，与伍子胥共饮一觥，兀自唏嘘无语。

伍子胥不知说什么可以减轻孙武的悲愤，便岔开话题冲淡这尴尬的气氛。伍子胥替孙武续了酒，笑问道：“令尊大人为长卿兄取名武，乃蓄大义也。古人云，善为士者不武，善战者不怒，善胜者不与，是为不争之德，是谓配天，

① 今山东惠民。

② 公元前523年。

古之极。古人撰文，止戈为武。夫武者，实乃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。此乃武之七德矣！”

孙武闻听伍子胥一番武论，神情大振，突然撩衫离座，伏地顿首道：“子胥兄精武道，令孙武敬佩。孙武今得子胥兄为友，实乃天赐孙武矣！”

伍子胥慌忙伏地顿首，二人相搀而起，执觥欢饮。酒酣夜深，两位初识相知的挚友面对油灯沉默无语许久，孙武才打破沉闷问道：“子胥兄不在棠邑，此行何往？”

伍子胥长叹一声道：“楚王不辨贤愚，任用佞臣费无极，戮杀令尹斗成然。我父为太子建师傅，费无极为少师，二人不和。太子熊建亦恶费无极。此次费无极进谏楚王，欲予太子婚聘秦女，父亲召我急赴郢都随费无极出使秦国。此去实乃祸福难料矣！”

孙武安慰道：“子胥兄勿忧。我观楚国大势，东敌齐国，北拒强晋，南有吴国连年侵扰，危及累卵。楚王与秦联姻，实乃借秦国之力而图自保矣。致于费无极所乘何隙，实难预料。我劝子胥兄凡事多谋。管仲言，预则立，不预则废矣。”

伍子胥道：“承蒙长卿兄教诲，子胥牢记内腑。不知长卿兄异日何为？”

孙武道：“我立志从武，苦无用兵。今生只有将前人征战之术著述于简，传示后人，乃我之愿矣。我此来郑国，乃探究当年郑庄公克段之战和郑卫制北之战。尚须去齐、鲁、虞、虢等地探究齐鲁长勺之战和晋国假途灭虢之战。其后当去宋、晋、秦诸国，实地探究宋楚泓水之战、晋楚城濮之战、秦晋崤之战、晋齐鞞之战。后日道途迢遥，实不料行踪何处矣。”

伍子胥长叹一声道：“长卿兄任重道远，千万保重。子胥曾记，鲁大夫穆叔言，‘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’此乃古今圣贤之三不朽矣。长卿兄之兵著，乃千古之圣言。长卿兄胸怀绝世之才，天亦怜之，何患无用武之地。异日长卿兄辅国用兵，实乃一代良将也。子胥异日有隙，当荐长卿兄于楚王。”

孙武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承蒙子胥兄不弃，视孙武为友，孙武心愿已足。人仕掌兵，当随缘矣。”

伍子胥与孙武畅谈通宵。天晓，伍子胥告辞登程。子胥将车中肉干清酒尽数留与孙武。孙武推拒，子胥道：“我可于前途街间采买。你居此荒僻之地，何处可得？”

伍子胥给孙武留下酒肉，又赠予孙武两镒黄金，方才登车驱马而去。孙武早被伍子胥的真诚豪爽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见辎车远去，方扶树号啕。在这郑国的荒山中结识了相知的朋友，倏忽又分，天地渺渺，相逢何日？

伍子胥别了孙武，鞭马驱车日夜趲行，恨不能一日赶至楚都郢城。因途中突遭连阴，道途泥泞，车马不行。急走慢行月余方至郢城。入城进了东宫，伍子胥立即拜见太子熊建和父亲伍奢，方知秦哀公已遣大夫使人使楚都报聘，以其长妹孟嬴嫁楚太子熊建。楚平王熊居命费无极资金珠彩币，往秦国迎娶。太子熊建对伍子胥道：“父王亲近无极，令我担忧。此次无极使秦迎亲，我放心不下。卿乃楚国侠士，能随使人秦，释我废寐之忧矣。”

伍子胥稽首盟誓，请太子建放心。次日，伍子胥顶盔贯甲，腰悬长剑，手执铁戈，跟随少师费无极驱车奔往秦国。途中晓行夜宿，数十日方至秦境方山，闻听秦哀公正与十八国诸侯集于山上会盟。费无极命车队驻停，洗刷车马。次日，无极又命将所有车马尽皆披覆彩帟绘帛，兵士手执旗旄，倡伎